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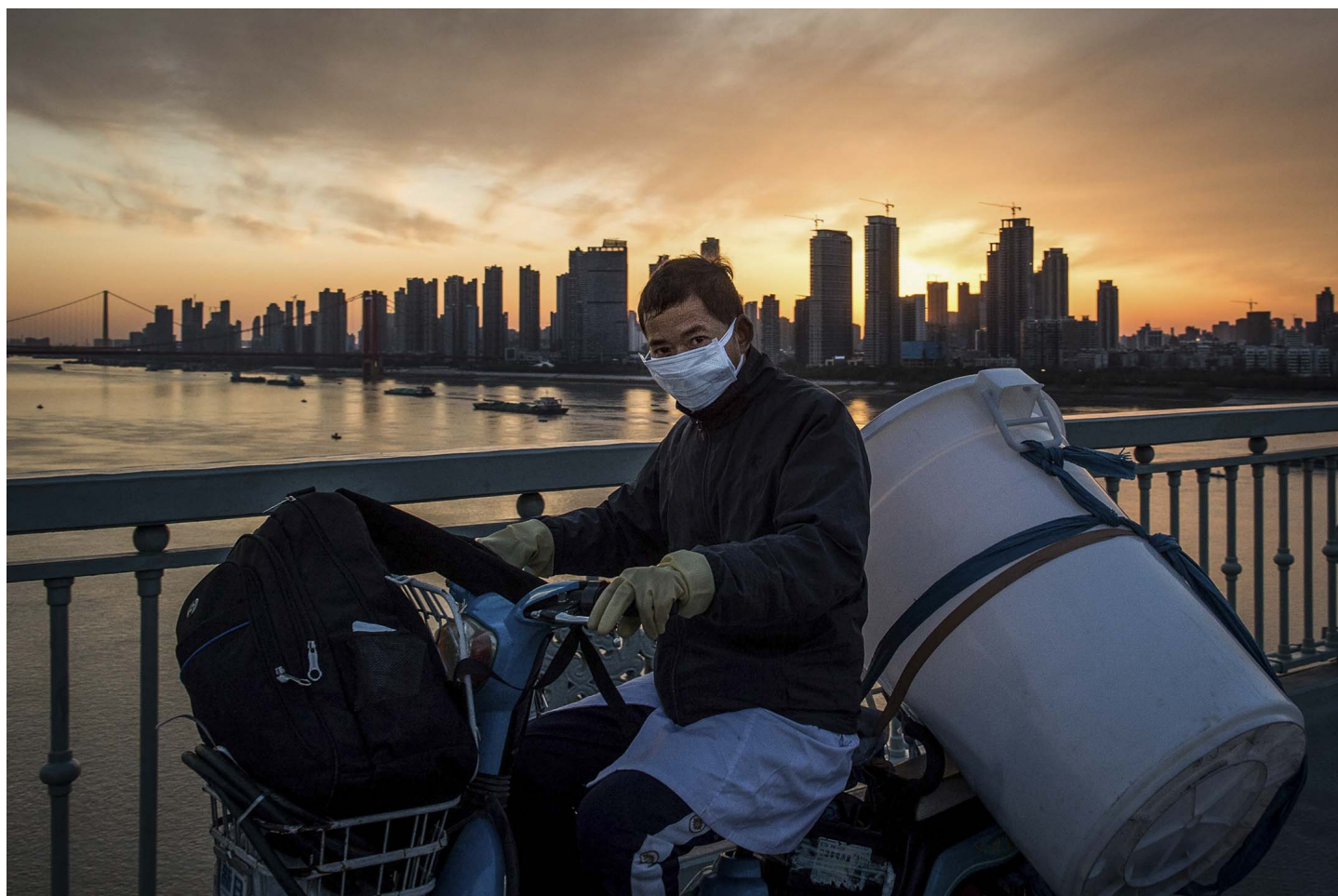
新冠肺炎 深度

作家疫时乡记

邓安庆：铁丝网拦断了任何可以绕行的路，我们只好停车

父亲从长江大堤下面的小路上慢慢地磨过来。一看到他迟缓无力的步伐，我就知道没有买到药。

特约作者 邓安庆 发自湖北武穴 | 2020-02-22



2020年2月17日，一名戴著防护口罩的男士在武汉市骑单车。摄：STR/AFP via Getty Images

你没看到有人在守著？

我们家现在分为两半：一半是在武穴市区，那是我哥哥一家四口；一半在乡下，我跟父母亲三人。自从禁止机动车上路后，我们这两半便没有再碰面了。其实，如果搁到平时，我们要见面是很容易的。从市区到我家，直线距离也就十来公里路程吧。如果开车的话，不到二十分钟就能到家。可是现在要想见一面真是太难了。

嫂子在微信上发了一张图片给我，我一看是一张采购生活物资出入证，期限是2月9日到2月22日，这张证上面写道：“根据疫情防控需要，按照上面要求，自2020年2月9日起，全民居家14天，每周每户家庭限1个人外出采购生活物资2次，无其他特殊情况一律不得外出（凭此出入证到卡点出入，出入一次将收回销毁此出入证）。疫情防控期间，违规外出扰乱疫情防控秩序的违法行为，一律行政拘留；构成犯罪的，一律追究刑事责任。”证件最下方，有两个选择项，一个是“外出”，一个是“进入”。嫂子和哥哥拿着这个出入证早上9点去超市，排队到10点才放进去，买了一周所需的米、油、菜、肉。价格在我嫂子看来，不甚便宜。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母亲，我母亲摇头叹气：“我说叫他们回家来嘛，乡下有菜园，要吃几多菜就有几多。排这么长时间队，出入这么麻烦，好不吃辛苦！”我说：“哥哥和嫂子是想回，但是两个细鬼儿（小孩子）不肯回。屋里又没网，他们打不成游戏哩，半天他们都待不住！”母亲摊开手说：“现在天天手机一拿着，人在面前，都不看一眼，么要得哩（要不得）？”我们正说着话，外面村广播又响起，提醒我们不要随意出门。母亲打了一个呵欠，“哪里都不让人去，看电视脖子都看酸咯。我真想去地里看看，菜籽地草要打药咯。”我说：“你也出不去咯，你没看到垸（注：防水堤围住的地区）口，有人在守着，管么子人（无论什么人）都不能随意出入。”母亲点头说是，“从来没见过这么严重的阵势。叫人心下发慌。”

邓安庆，湖北作家，现居北京。已出版《纸上王国》、《柔软的距离》、《山中的糖果》、《我认识了一个索马里海盗》、《望花》等多部著作。



路上的抗疫标语。图：作者提供

其实哥哥一家本来前几天是打算回家的，母亲一听很高兴，立马趁着天气好阳光足，晒了被子和枕头等他们晚上回来睡，可是下午哥哥就说回不来，因为车子开到百米港大闸，碰到了路障，只得返回。就在昨天，母亲不死心，拎着一大桶新鲜的冬青菜回来，让我给哥哥打电话回来拿菜。我说：“他么样回来的？市里已经下了命令，不让机动车走咯，我哥哥没办法开车回。”母亲遗憾地说：“也不晓得他一家在市里有没有米吃的。”我说：“这个你放心，市里的超市肯定还有买的。”

从我们这里到市区的公交车已经停了多日，如今机动车也不能开，基本上去哪里都寸步难行。垸口前面的省道上，偶尔有救护车驶过，其余时间空空荡荡的。哥哥之前还时不时开车回来看看家里情况，现在完全不行了。嫂子发视频来，只见哥哥沿着客厅慢慢跑步，侄子坐在沙发上无聊地看电视。在市区里不能出门的人们，大多都如此发呆度日吧。还是在乡间稍微自在些，可以楼上楼下走动，实在闷了，站在大阳台上看看田地和村落也好。

所有药店都关门了

这种表面的自在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哥哥一家回不来，对我们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父亲不好买到药。他有糖尿病，每天都要打胰岛素的，可是现在打完了。搁到以往，哥哥开车去药店买了，很快就能送回来。而现在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既然市区去不了，我们考虑到镇上去买。我们戴好口罩，骑电动三轮车出门。车子从垸中心的水泥路径直开到了长江大堤上。天气阴阴漉漉，风吹得人直哆嗦，我把手缩进衣袖里。再看父亲，他的耳朵也冻红了，身子歪歪，小心翼翼地开。我每回总嫌他开得慢，甚至都没有我走路快。而他总是笑笑，“还是稳当点儿好。”



路上的抗疫标语。图：作者提供

有一回他开车带着我母亲从市区的江堤那边上坡，车子没有控制住，直接倒退下去，最后车子翻了，父母亲也受了伤。幸好有路人帮忙，把他们送到了医院救治。这件事直到很久之后，他们才告诉我。我不在家，他们只选择告诉我好的事情，不好的他们都自己默默承受了。其实早在回来之前，我就已经知道疫情的事情了，有些朋友选择不回，但我还是愿意回来陪着父母。如果我现在在北京，肯定会坐立难安的。在家里，我“看着”他们，也能尽我所能地保护好他们。正想着，父亲说了一句什么话，风太大，我没有听清。再问他，他说：“你恐怕一时半会儿回不到北京去咯。”我大声地回：“是的，我们公司说延迟开工咯。”父亲笑了一下。我问他笑什么，他说：“这么多年咯，你第一次在家里待这么长时间。”

车子开到八一闸，过不去了。高高的土堆横挡在大坝中央，别说电动三轮车了，连电瓶车都开不过去。周遭看了一圈，铁丝网拦断了任何可能会绕行的路。没办法，我们只好停车。父亲把车钥匙递给我：“你留下来看车，我走过去。”我说：“车子留这里，我去买药吧。”父亲说：“你搞不清楚我的那些药，只有我自家晓得。你留下吧。”说完他绕过路障。我喊住他：“我跟你一起去。”父亲转身过来看我一眼，坚持道：“不远，你找个避风的地方歇一歇。”不等我说话，他扭身慢慢地往前走。

等了两个半小时，江风几乎把我吹透，从头到脚都是寒沁沁的，忍不住打了几个喷嚏。还好江堤上无人，否则别人要吓死了。村广播一直说让我们在家里好好待着，可是哪里能好好待着呢？父亲的药用完了，武穴市区那边去不了，镇上这边也难去。现在这种封路封城的情况下，很多像我父亲这样有慢性病的人，买药的确是相当困难的。还有那些需要去医院就医的人，也面临着无法去不能去的状况。现实中这些隐形的困难无处不在，他们也无法发出声音，只能默默忍耐。

为了防止冻僵，我在大堤上来回走动，甚至是跺脚吹气。过了快三个小时，才看到父亲从长江大堤下面的小路上慢慢地磨过来。一看到他迟缓无力的步伐，我就知道没有买到药。上坡时，他气都快喘不上了，脚踩在烂泥里，腿弓着使不上劲，我赶紧过去扶他，他衣服的腋下都湿了。我问他如何，他摇摇头，“所有药店都关门咯，打电话也没得人接。大街上都没得人，到处喇叭都在喊着要防疫情。”我说：“我再想想办法，你莫急。”父亲没有回应我，一直在喘气。我让他坐在车子，我来开。他没反对。

到家后，母亲立马迎了出来，一看父亲沮丧的神色就猜到了结果。她没有说话，和我一起把父亲搀扶了下来，让他在房间里休息。而我后来打听到医院其实是可以买到胰岛素的，只是不能用我父亲的卡来报销。能买到就好，总算是可以松口气了。父亲躺在床上说：“那么行的，要重花好多钱。”我说：“没得几多钱。你不消担心的。”父亲叹气道：“我现在没办法挣钱，只能靠你和你哥咯。”我说：“你莫多想。好好养身体就好咯。”父亲没再言语，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发出轻轻的鼾声。



路上的抗疫标语。图：作者提供

静谧让我感觉恐惧

父亲睡着后，我到灶屋去找母亲。母亲悄悄跟我说：“你哥说俺垓里有个人感染咯。”我吓了一跳，忙问是哪个人，母亲说了名字，我一听，那个人的屋子不就是在我们家斜对面吗，离我们不到二十米远。站在窗前，就能看到那屋子。没有看到人出来，只有晾晒的衣服还在外面。完全看不出来那家有感染的慌乱气象。我立马发微信问我哥哥，我哥哥发来一张图片，打开看是武穴疫情分布图，是一个表格，上面有“乡镇”“村名（社区）”“确诊”“疑似”“合计”五块，在村名那块果然看到了我们村里的名字，疑似那块显示“1”，但并没有具体到垓（我们这里几个自然垓组成一个行政村），更别提是哪一个人得了。我不知道哥哥是从哪里知道这个人的名字的。

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惧感涌上心头。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跟我，还有我的家人接触过，而我也不知道我的家人接触的那些人是否跟他接触过……我完全不知道他的活动轨迹，也就是说我们也完全不知道我们是否被他感染。本来我以为我们这边可能侥幸地没有事情，毕竟没有听说谁感染了。多日的好天气几乎快让人忘了疫情的严重性了。饱暖的阳光洒下，江风和软，田野里青草从泥土里钻了出来。各家各户在自家门口晒起了棉被，把菜园里吃不完的萝卜切成丁晒干，土狗在麦田里追来逐去地玩闹。哪里像是要出事的样子。可是疑似感染的人就在身边，我们毫无察觉。

我赶紧把窗户关上，楼下有窗户是坏的，完全合不上，风一直往屋里灌。屋子这么大，哪里能完全闭锁？而我父亲还在外面叔爷那里，应该赶紧让他回来。母亲刚刚去过村里买菜，经过那个屋子，会不会有感染的风险？……焦虑感挥之不去。我把情况发到朋友圈，我的发小（他的家离那个人的屋子就隔了三个房子）跟我视频，他说那个疑似感染的人是村里另外一个垓的人，一直住在市区并没有回来。

一时间，我不知道是哥哥说的那个是真的，还是发小说的是真的，或者两人都是？我没有办法去确证。再看窗外的村庄，静悄悄的，偶尔有几个行人在马路上走，婶娘蹲在门口洗鱼，叔叔在扫地，一只小狗在墙边跑动，完全没有显露出恐慌的迹象。也许，他们还不知道。我要不要告诉他们？可是我并不能确证消息的真假。但是这种静谧的气氛，让我感觉恐惧。



路上的抗疫标语。图：作者提供

反正这就是命

想想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恐惧了。第一次产生恐惧感，是在我从北京回武穴那天。那一次我一路上其实感觉不到疫情的。我去到北京西站，候车厅黑压压的人群，很少有戴口罩的。等上了车，也没有人戴口罩。我也心存侥幸，觉得离武汉那么远，就也没有拿出口罩来。等车子进了湖北境内，我把口罩拿出来戴上，随后放眼看整个车厢，只有我一个人是戴着的，大家都感觉没事似的刷手机、睡觉、嗑瓜子。那时候，大家还不知道武汉的疫情已经开始蔓延开来。那一刹那间，我感觉到恐惧。我预感到这个疫情恐怕会大范围地传播开来。后来，证明我的直觉没有错。

第二次感觉到恐惧是回家后亲人和乡亲的不重视。我到回到家后，立马跟父母亲提起疫情的事情，他们完全没有当一回事，我一边说他们一边点头，然后就去忙了。无论怎么说，他们眼中所看到的是一个安静祥和的乡村，大家从全国各地回来团聚，要准备各种年货，还要忙着过年的各种事宜。这种远在武汉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们看不到危险的。再看我的那些叔爷婶娘，他们也跟我父母亲一样。

直到1月25日，也就是大年初一那天，感觉大家一下子都重视了起来。哥哥开车送我们回乡下（除夕夜我们一家在市区哥哥家过的），出小区，到了长江大堤下面的马路上。这条马路是武穴市区的主干道，大年初一，要是搁到往年，肯定是人挤人车堵车，现在却一路畅通无阻。到了我们垸里，家家大门紧锁，水泥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原本我们去市区哥哥家里住一夜，就是为了避免初一上午来的拜年客。现在看来，我们的担心多此一举了。大家突然间都有了共识，没有人出门拜年，都缩在家里，也不串门。

母亲感慨说：“这真是这辈子过得最冷清的春节了。”很快，她又说：“不过也好，我轻松很多了。往年拜年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接待这个又接待那个，忙得不可开交。现在可以躺在家里。本来大家都不怎么愿意出门拜年，也就细伢儿高兴。现在好咯，大家都可以松一口气了。”正说着话，手机响了，一看是亲戚打过来的。接着，好几个亲戚也都打了过来。在母亲的催促下，我也拨打了几通电话给我的舅舅、姨娘、姑妈他们。大家都说：“就在电话里拜个年哈。”新年快乐。理解理解。是我们说的最多的两句话。

我本来以为这种紧张局面会一直持续下去，可是连续多天的阴雨天气过后，到了大年初三，开始变成阴天了。垓里的水泥路被风吹干，空气中有一丝松动。几乎能感觉到初一、初二那种家家户户大门紧锁的严峻态势变得和缓了，开始有人打开大门在屋场打扫，菜园里婶娘戴着口罩在割包菜，水泥路上一个男人叼着一根烟，口罩拉在嘴唇下面。在家里闷了两天的父亲，跑出去站在垓门口的墙上看贴的通知单，我在二楼正好看见，立马跑到阳台上让他赶紧回来。他说：“没得事，我就看看。”我坚持让他赶紧回，他不情不愿地往回走。我又问：“你口罩呢？”他说：“在我口袋里。”我没好气地说：“赶紧戴上啊！”



2020年2月7日，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空荡荡的街道。图：Getty Images

两天。就初一、初二两天时间。大家还能在屋里待着。到了第三天，严峻的形势被乡村平安无事的假象给柔化了。陆陆续续有人开了门，开始有小孩子在屋场上追逐打闹，也有叔爷们在水泥路上晃荡，一边抽烟一边跟人聊天。没得事。没得事。不消自家吓自家。他们都有这样的心理。毕竟周围没有人感染嘛。毕竟也没听说那个认识的人死掉嘛。连我父亲也是，在家里看了两天电视，我一个不留神，他就跑出去到垆里的麻将馆看牌去了。只到吃午饭时才回来，我很严肃地跟他说：“爷，你不能这样乱跑。你不光要为自家负责，也要为全家人负责。”他回道：“哎哟，没得事哎。都是自家垆里人，么人感染么人？”我还要说话，他已经不耐烦听了。

我开始意识到我父亲身上有一种“认命”的意识。他觉得在这样一个灾祸面前，你感染了算你倒霉，没有感染那就不要吓自己。反正这就是命。落到你头上，你跑也没有用。至于戴口罩、勤洗手之类的训诫，在他看来既麻烦又无用，他也做不来这些繁琐的预防工作。也许不只是我父亲，那些叔爷、婶娘都有这样的思想，再往深处追究便是在命运面前的无力感吧。至于我这样“一惊一乍”的警告，在他们看来也就是小孩子不经事的表现，不用放在心上。

现在，这份持续了多天的平静没有了。随着疑似感染的病例出现，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了。先是村广播，隔窗看去，只见一辆电动三轮车从屋边开过，车厢里搁一个大功率扩音器，正在播放广播，让大家尽量待在家里，哪里都别去；然后我吃饭时，听母亲说起去村里买菜，村干部让她回去，因为现在大家买菜先要跟村里一个人约好，他来采购；家家门口也都贴上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提示》和《武穴市人民政府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没有人再能泰然处之了。

而我回到房间，终于一狠心开始收拾自己的房间了：把衣服掏出来搁到衣柜里，空出的行李箱拉好拉链竖在角落；从北京带回的几本书原本散乱地搁在床头、沙发上和桌边，现在也码在一起塞进了书柜里……之所以说是“终于”，是我意识到一件事：我不能再同往年那样像是个客人，住在家里几天，然后拔腿就走。我将在家里待很长时间，哪里也去不了。而这个疫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我所能做的就是等待，没有确切日期的等待。



邀請好友加入端會員
成功訂閱同享優惠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消费停摆、中小企业告急，疫情令中国经济付出哪些代价？
2. 剃发、哺乳与卫生巾：“抗疫”中，被展演、挪用与牺牲的中国女性身体
3. 新冠肺炎患者口述：我看着殡仪馆的车停在发热门诊侧面
4. 钻石公主号之疫：1337个房间，14个惊恐日夜
5. 实习医生来信：致每一位在疫区中生活的香港人
6. “中医抗疫传说”是如何打造的？
7. 缺席的领袖身体：关于“亲自”的笑话与灾难中的政治奇观
8. 疫情预警迟到，谁在推卸责任？
9. 疫情来袭，中国公民意识会重新苏醒吗？
10. 武汉病人

编辑推荐

1. 五个“病毒”，不，五个“抗体”的集会
2. 武汉作为“朋克之城”：自由的头脑如何面对瘟疫、谎言与封城
3. 陈柏谦：台湾“小明”争议，无关人道关乎事实
4. 封城记：等待包机的武汉外孙与台北母亲
5. 下一个全球大流行病，世界仍将猝不及防
6. 腾讯入股环球唱片：中国音乐产业建立了“文化自信”论述？
7. 钻石公主号之疫：1337个房间，14个惊恐日夜
8. 社会学家周雪光谈肺炎危机（下）：当务之急不是社会适应政府，而是政府适应社会

9. 刘擎：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下）——人类当下的困境

10. 剃发、哺乳与卫生巾：“抗疫”中，被展演、挪用与牺牲的中国女性身体

延伸阅读

“疫区”日记：疫情蔓延时，我回到湖北家乡

此时自己和家人身处在疫情的重灾区，去哪里都是危险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返回北京，也不知道这个疫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只能自求多福，也希望众人平安。

封城记：等待包机的武汉外孙与台北母亲

2020年春节前夕，16岁的台北高中生石宇航向妈妈提出要求：想趁着寒假，回武汉看看外公外婆。虽然担忧石宇航身上的癫痫问题，但想想“也不过几天时间”，惠嘉楠便答应了儿子，让他独自返乡探亲。

“疫区”日记：我们都遭遇了信仰危机，在废墟上挑拣剩余的石头

他问，你知道那个骗外卖小哥的人么。我说，知道，找不到车，隐瞒丈夫发热，拜托外卖小哥把他送去医院，后来丈夫确诊。他说，你说是哪个的错，你到了那时候，想不想保命。

“疫区”日记：在撤侨选择前，我决定留在武汉与父母相伴

如果我这次撑到最后，全是凭借愤怒。